

情困

海滩译丛

[日]

唯川惠

著

中原鸣子 译

QING KUN
Weichuanhui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海
滩
译
丛

情 困

QING KUN

Weichuanhui

[日]

唯川惠 著

中原鸣子 译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(沪权)图字: 09-2002-32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困(日)唯川惠著 中原鸣子译. - 上海:上海文化出版社,2003.2

ISBN 7-80646-469-7

I.情… II.①唯… ②中… III.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 IV.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86694 号

责任编辑:余震琪

封面设计:方蔚楠

Copyright©2001 by KEI YUIKAWA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

MAGAZINE HOUSE, LTD.

through Japan UNI Agency, Inc., Tokyo

情 困

(日)唯川惠 著

中原鸣子 译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 绍兴路 74 号

电子邮件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 经销

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.25 插页 1 字数 169,000

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,100 册

ISBN 7-80646-469-7/I·405

定价: 14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63250800

作者简介

唯川惠，女，一九五五年生于日本石川县金泽市，毕业于当地一所短期大学，当过七年银行职员、三年公司职员。少女时代便喜欢写作，写下不少日记体小说。二十九岁时其少女小说《海洋色的午后》获柯巴尔特小说奖，从此迅速走上专业作家道路并迁居东京。十七年来创作了大量以少女、年轻妇女为读者对象的小说、散文。近两年发表的作品有长篇小说《爱情有点儿不美满》、《女人的忧郁》，散文集《“再见”知道许多事》，短篇小说集《关于爱》等。长篇小说《情困》于二〇〇二年获日本第126届直木奖，直木奖为日本通俗文学作品最权威的奖项。

东京姑娘瑠璃子和早坂萌已经做了二十二年的朋友，她俩从五岁起就相识。瑠璃子新潮、自负而任性，她的三次爱情都在三次结婚后不久就告终结，于是她又痴迷地追求起一位对自己毫无兴趣的美男子龙先生。早坂萌善良、正直，为维护女性的尊严宁可辞职也不当性商品经销部主管，她有过多次数男女交往，因为感受不到爱情而始终独身。她好心收留了一个离家出走的小伙子秋山崇，却在留宿的最后一夜怀上了他的孩子。面对捉摸不透的人间情爱，这对好友感到了失落、无奈，但又怀着憧憬延续着人生旅程。

在洒满阳光的靠窗席位前，新郎和新娘神情忸怩地站着。

刚才有人提议干杯，在一片清脆的酒杯碰撞声中，电子风琴的乐声恰到好处地开始奏响，众人纷纷拍手。婚礼场上形成了热情洋溢的气氛。男侍者们开始端上盛满菜肴的盘子。

位于青山的这家餐馆的地中海风味菜肴是有名气的，而瑠璃子曾声称过要穿穿时下流行的“餐厅式婚纱”。

青木瑠璃子——不过她此刻已经结婚了，应该称为室野瑠璃子，此刻正穿着纯白的婚纱，露出满意的微笑。

早坂萌喝了一口香槟。

这些人里最冷静的恐怕还是瑠璃子，她已经第三次结婚了，一切对她来说都是熟门熟路。

从短期大学毕业以后，她嫁给了大十二岁的上司，两年以后分手。过了一年，她又和从学生时代就交上的男朋友闪电般地结了婚，只过了半年就离婚了。朋友们知道后全傻了眼。

第三次婚礼之所以还能搞得这么隆重，是因为新郎室野信之是头一次结婚。当然他那方面的亲朋好友都不知道瑠璃子这回是第三次结婚。而瑠璃子这方面只请了些不知她根底的新上司或新交的朋友，亲戚一个也没请，毕竟是第三回了。

可是，萌作为三次都接到邀请的人来说，实在难以感到这是一件荣幸的事。每一次参加都得送上数额在面子上过得去的礼

金,穿着打扮也要费一番心思。

刚接到邀请信时,萌打算故意地拿出上次参加瑠璃子婚礼时穿的礼服再套上,可是当她从衣橱深处翻出来一看,才发现岁月的流逝是很可怕的,穿上去显得太过时了。才穿了一回就只能卖到旧货店,萌深深地叹了口气。后来她急急忙忙赶去买了一达娜凯乐牌的套装和真丝的衬衣,作为单身过日子的人,这笔开销不算小了。瑠璃子当然无暇顾及这些。

话说回来,瑠璃子确实显得漂亮。缝了大量绢纱的婚服和她挺相配,白嫩的脸颊泛着淡淡的玫瑰红。她对着大家讲话时仿佛不胜羞怯,看新郎的目光也是娇羞的一瞥,简直就像处女。

她的脸蛋骗了多少男人呢?不——不光是男人,女人里也有被骗的。萌觉得自己深有体会,拿起叉子朝冷盘里的海鲜冻扎去。

自从上幼儿园时认识以后,虽然不是出于本意,萌却总是扮演着瑠璃子的卫士角色。这个角色本来应该由男孩子来担任,可是瑠璃子一有不开心的事必然来萌这儿哭诉,常常激起周围男孩子们的不满,或惹起女孩子们的公愤。萌尽管明白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,可是看见瑠璃子可爱的脸哭得那么伤心,马上就心软了。

上高中时,她终于和瑠璃子分开进入不同的学校,结果情况却并没有大的变化。那时彼此的家住得近也是个原因,瑠璃子没事也常来串门。瑠璃子常向她诉说一些烦恼,例如:遇上自己并不喜欢的男孩子的求爱啦,别的女孩子的男朋友突然喜欢上了她,无缘无故地卷入三角关系啦,等等。她还把男孩子向她求爱的信拿给萌看,内容幼稚得令人怀疑是出于高中生的手:“我实在是太喜欢你了”,“你是我理想中的女孩子”,写得简直是狗屁不通。

男孩子们的低水平令人哀叹,可是那些男孩子们看中了琉璃子的哪一点呢?萌觉得真是不明白,她没见过比琉璃子更里外不一的女人了,虽然表面上显得温柔、可爱、富于女性味,骨子里却是个反复无常、自我陶醉而又虚荣浅薄的女人。尤其是琉璃子比谁都更心疼她自己,没有比一个整天自我欣赏的女人更糟糕的了。

两人差不多隔上两年要大吵一次,结果总是重修旧好。

琉璃子本来就没有自我反省的高尚习惯,她属于睡一觉就会把烦恼全忘光的猫科类女人。对她这样的人无论是发火还是斥责,都是白费口水。萌明白了这一点后,就不再把她的事看得那么顶真了。两个人五岁时就开始打交道,转眼间已交往了二十二年了。

萌走了一会儿神之后,发现新娘已经退场换装去了,不知她今天打算换几套衣服。她第一次婚礼是在一家豪华的饭店里办的,当时先是白无垢(一种纯白的和服——译注),接着是袴裆(古时武士家妇人的礼服,现在仅限于婚礼时着——译注),然后是婚纱,再是红色的鸡尾酒会连衣裙,最后是深藏青色的连衣裙,真是琳琅满目。在第二次结婚时,少了鸡尾酒会连衣裙。这次萌觉得琉璃子应该收敛一些,有所顾虑了。

萌不经意地扫了一眼,发现旁边客人盘子上做得挺好看的海鲜冻里的虾被挑了出来,搁在一边没吃。她不满地瞟了他一眼,发现是个打扮得体、好像挺有城府的男人。

这张台子边一共坐着琉璃子的五个朋友。两个男的,三个女的。据说一个女人是琉璃子在英语会话教室里认识的,另一个女人是她们在学喝葡萄酒教室里认识的。萌对两个男人的来路虽然不清楚,可是看见剩在盘子上的虾,她心里就有了线索。

“您不喜欢吃虾?”

被萌这么一问，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：

“嗯，是这样。”

当他笑的时候，双眼皮的眼睛会温和地变细，而嘴角却带有狡黠，一看便知道久经世故，但给人的总体印象并不赖。

大概就是他，瑠璃子没能降伏的男人。

半年以前，从瑠璃子口中听到的净是关于这个男人的事。瑠璃子的话题本来就挺单调，除去男人，就是名牌或文艺界里的事，萌基本上边听边忘，但她还是记住了这些话：

“他不喜欢吃虾，喂，你相信会有这样的人吗？油炸的虾也好，拌小虾也好，放在寿司上的甜虾也好，用伊势大龙虾做的烙面也好，他说全都不喜欢。”

瑠璃子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女人，她把虾当做美味又昂贵的食物，一旦发现有人和她观点不同，顿时便想不通了。

“和他在一起吃饭时，我说：‘不喜欢吃虾的人真是少有。’你猜他说什么？‘就算大家都喜欢，不等于我也喜欢！’你听，他这话是不是指我？”

萌觉得这次瑠璃子倒是罕见地表现出思考能力了。事实上，他们俩好了一段时间后，他先离开了她，因为他本来就有一个订了婚的对象，是他上司的女儿。瑠璃子连哭带发脾气地哀叹道：

“他那个对象长得难看极了，从国立大学毕业的，一点儿也不可爱的女人。我发现自己对男人搞不懂了。女人长得漂亮，又会做爱，两个人在一起能快快乐乐的，除此以外，他们还想要什么？”

都离过两次婚了，瑠璃子一点儿都没有吸取经验教训。

萌的眼睛朝男人的左手无名指望去，那儿戴的崭新结婚戒指正闪闪发光。他没有坠入瑠璃子设下的情网，仅此一点，已足

够激起萌的兴趣了。萌故意朝他问：

“你和瑠璃子在哪儿认识的？”

“半年多以前，她被派到我的公司里工作。”

那是一家专门进口德国轿车的贸易公司。瑠璃子刚刚办完第二次的离婚手续，就把名字登记到派遣公司了，然后她以三个月或半年为周期，辗转于各家公司，主要是做窗口业务，瑠璃子长得漂亮，态度又好，听说对她的评价都不错，当然她不是在劳动中寻找生活的目标，她的目的只是要物色到下一个男性。怀着这样的动机，能经常变换公司的派遣社员是最佳职业了。

换了装的瑠璃子回到了结婚宴席上，萌看了吃惊得差点儿打翻了葡萄酒杯。只见瑠璃子穿着粉红色的连衣裙，裙子的下摆有好几段，腰上甚至打着大蝴蝶结，随着她的脑袋摆动，头顶上的那个婚冠也跟着一起晃。她笑时弯起了嘴角，这是她最得意时的表情。已经二十七岁了，居然还打扮得这么光鲜，虽然有些害臊，新郎却显得挺高兴。

“她真能抖擞呀！”

不喜欢吃虾的他咂嘴叹道。

“是呀，这一手表演只有瑠璃子最内行了。”

萌附和道，接着她又加了一句：

“不过，反正只要她本人感到幸福就行了。”

萌长叹了一声。不管她品位怎么糟糕，即使她穿上自己死也不会穿的连衣裙，只要一见她的笑脸，就觉得都可以容忍了。瑠璃子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会放松追求自己幸福的努力。惹人讨厌也好，受到嘲笑也罢，她都不会在意。虽然有些傻，却是她的可爱之处。

切婚礼蛋糕的仪式开始了。蛋糕是由许多小小的奶油泡夫组合而成的。瑠璃子的哥哥弯着腰在为他们录像。萌寻思了一

下,想起前两回他也是干这个的。不会总结经验教训,说不定是琉璃子家的家风。

大伙儿又拍起手来了,“祝你们幸福”的话语朝他们飞去。新郎新娘用笑脸来回应。萌觉得琉璃子的眼里含着泪花,她简直怀疑自己的眼睛了。

有人开始讲话,萌在前两次的婚礼上都说过祝辞,这回她推辞了,悠然自得地享受着美食。这家饭店的海鲜真是名不虚传,鲜美的鲍鱼软得像会化掉似的。

“嗯——二位明天将飞往夏威夷,你们将有充足的甜蜜时光,请不要过分地劳累了身体……”

这种祝辞陈腐得简直像在一百年前就有了,会场各处却发出了轻轻的笑声。话里等于在暗示,从今天起他们就是夫妻了,以后的性交获得了世间的公认。

如此想来,萌不禁在内心寻思起自己最后一次做爱是在什么时候了。她脑子里回想了一番,记起是在半年前,地点则是那一阵子常常使用的涉谷的情人旅馆。不算坏的一次做爱。

那个男人就是现在坐在琉璃子身边满脸喜洋洋的人。

“你和她认识得久吗?”

不喜欢虾的男人问,此刻正在上肉,海鲜虽好,终究还要有肉,日本人总改不了这种穷酸的想法,所以菜单里缺不了肉。只见牛排上洒着颜色好看的含有葡萄酒的滋汁。

“我们从幼儿园时就认识了。”

“嗨!原来你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呀!”

“是呀,现在让我提问好吗?你就是虽然和琉璃子干了好多回,结果却娶了上司女儿的讨厌虾的男人吧?”

他听了手顿时停住了,过了三秒钟,朝她扭来的脸上又恢复了笑容。

“是的，是这样。”

萌不由对他另眼相看了，他坦白老实的态度，反而给了她良好的印象。

“为什么你不选琉璃子？”

她追问道。

“她是个不错的女孩子，也很有魅力。可惜的是，对我将来有益的是上司的女儿。”

“哦——”

“不过，她已经早把我给忘了，你瞧她幸福的脸就明白了。”

“也许是为了让你看看，才特地邀请你呢！”

“这样不是很好吗？”

“就是说，你一点儿也不在乎了？”

“我向来希望和我交往过的女孩子能生活得幸福。”

他倒是挺有气魄，萌在心里想。

他虽然不吃虾，却吃起牛排来了。

“喂——这场婚宴结束以后，你有其他的事吗？”

说完这话，萌撕下一块面包扔进了嘴里。

“你会不会约我呢？”

“我只问你有没有事？”

“你的脾气可真急，我当然没有事了。”

宴会进入了终点。萌想不至于又要给双亲献花，都已经是第三次了，她一点也不想看那场面。

事实还是超过了萌的想象。在献花的时候，琉璃子的父母简直像在第一次嫁闺女，满脸的伤感，用手绢擦了好几回眼泪。看来这一家人都不会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。

还不到下午三点，萌不知道这时会有哪家酒吧已经开张了。

喝多了葡萄酒以后的感觉真舒服,现在如果去茶馆喝茶聊天的话,没准会越聊越清醒。

“上哪儿去好呢?”

他问她。

“是呀,咱们上饭店去怎么样?”

“这主意不错。”

她其实是在饭店的大堂里找到个继续喝酒的地方,可她发现他误会了,然而她没有向他作出订正,在内心里,她觉得那样做也不赖。

接下来的事情都由他负责了,他叫了辆出租车,在车里打手机订了房间,看上去他是熟门熟路,带着她去一家不错的饭店。

虽然拿琉璃子来比有些不太妥当,可她觉得自己没像琉璃子那样,头脑简单得碰上个男人就会一起去睡觉。但是,她也有过醉得昏了头,到第二天早晨醒来,看着对方的脸在心里一个劲后悔的时候。萌趁他不注意时望望他的脸,他的模样挺潇洒,职业也体面,而且是新婚,不会惹出什么麻烦。尤其是,他和琉璃子睡过觉,这么一想,她觉得心更定了。

但是,萌想到自己已经有半年没干过这事了,她有些担心自己会忘了前后的程序。

性交其实是一种习惯,有的话就有,没有的话也能过得去。说什么女人会想男人想得夜夜睡不着,那如果不是男人的幻想,就是荷尔蒙分泌特别旺盛的女人的事。唯有在萌做过和什么人发生性关系的梦以后,才觉得到了该去找个男人的时候了。梦里的那个男人有时是她经常去买东西的方便店里的店员,有时是在公司里不得意的整天没精打采的她的上司。都是些出乎她意料的男人,早晨醒来后往往感到荒唐透顶。她想在自己的潜意识里说不定对他们怀有好感,可是越捉摸越不是那么回事。

才做过梦以后,和他们照面时,心里会有些忐忑不安,过了不多久,又全都忘了。对于萌来说,性欲也就是如此而已。

他们进了新宿的一家挺华丽的饭店,进房间后,脱去衣服冲了淋浴。虽然刷了牙,妆可不能卸。已经到了这一步,不可能再举棋不定,也没有嫩到会为该不该穿内衣而烦恼。萌许久没有这样放弃思维,不动脑筋了。

抱在一起时,她觉得男人光光的皮肤挺滑溜的。她的手摸到他的背,感到他身上的肉没有什么弹性,大概他平时只打高尔夫球,没有什么像样的运动。他们接吻,每当别人的舌头一下进入自己的嘴里时,她总会吃一惊,像受到了侵犯,却有一种甜蜜的被征服者的心态,他嘴里隐隐有葡萄酒滋汁的味道。

他的手指进入她的短裤,伸进她的下体,有点儿疼,稍稍忍耐一下,会觉得那个地方慢慢地热起来,同时紧张的神经会渐渐地放松开来。她感到自己那儿的筋肉开始动了。

萌闭上眼,不听任何声响,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感觉上。

手机响的时候,萌已经在穿衣服了。她正在往腿上套无跟袜,听到铃声,忙停下手,从皮包里掏出手机,贴在耳朵上。

“你现在在哪儿?”

手机里传出瑠璃子的声音。

“唔——我在自己的公寓里呀!”

“净扯谎!你和柿崎干过了吗?”

“你说的是谁?”

“别装聋作哑了!就是那个不喜欢吃虾的人!”

“哦……”

萌转过身去,看见他正在用挑剔的目光左右端详着自己的领带。她才明白,还没有问过他的姓名呢!

“哪儿的话呀!”

“在结婚的宴席上,我看见你们说得挺投机的,回去的时候你们也是一起走的,别瞒我了!”

“你的眼睛真尖,可是根本没那么回事。”

“怎么样啊,他这个人?”

“你说谁呀?”

“别对我绕弯了,你不嫌麻烦吗?”

萌不由耸耸肩:

“好了好了,等你度完蜜月,咱们再好好地聊吧。”

“真的吗?说定了!我可盼着那一天呢!今天先说到这儿吧!”

琉璃子兴奋地说完,挂上了电话。

“你们这种习惯可是太无聊了。”

听见男人的话,萌忙朝他扭过头去。

“什么?”

“你是不是打算同她一起对我进行分析评价呀?”

“这怎么可能呢?”

“对于女人的这种趣味,我真是一点也不理解。”

他当然无法理解了,也不指望他能理解。女人不论到了什么时候,只要是女人,就等于是同谋者。更何况她和琉璃子从五岁时就开始交往了。

萌自己动手把衬衣背后的拉链拉了上去,接着麻利地穿上了外套。

“喂,我觉得肚子饿了,咱们去吃点什么吧?”

男人看了一眼手表。萌故意装出没看见的样子,从化妆包里取出了口红,她心想自己这点小小的恶作剧应该不算过分。

“好吧,我随便。”

他其实是不敢轻易拒绝别人的要求，却自以为是宽宏大量。看样子没准他的脾气倒是挺好的。

“意大利面条不错呀，特别是放了不少虾的！”

“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！”

他哀叹着讨饶，她见自己的话被他当了真，由衷地高兴了起来，憋住笑往嘴上涂起了口红。

2

为什么刚结婚，做爱就变得如此单调乏味了？

信之的脸贴在床单上，嘴唇微微地张开，舒服地打着鼾，瑠璃子撤下他，独自下了床。

床头柜的液晶表上显示出五点零二分。她知道自己体内的生物钟被时差搞乱了。她从冰箱里拿出了一瓶法国矿泉水，走到了晒台上。空旷的大海正在等待着即将到来的白天，海风夹带着潮气，有点儿湿乎乎的。昨天晚上精心做好的头发被搞得软不拉塌，瑠璃子却毫不在乎。

她前两次的蜜月旅行也是来夏威夷。这次她瞒住了信之，其实那时也住这家饭店。当然不至于巧得连房间都是同一间。可是餐厅里的菜很好吃，购物中心就在不远处，侍者们热情友好，海滩上还有海龟会爬上来，好不容易有这么个中意的饭店，她不可能不住在这儿。

别人如果知道了，一定会说她这个女人的“神经太麻木了”。

实际上瑠璃子也知道,周围的女人都是这么看她的。知道归知道,她却不理解她们为什么这么认为。

称不了心就不罢休的女人。只想着自己的女人。得罪了别人也毫不在乎的女人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克制自己的女人。她好像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
听到这样的评价,她会嗤之以鼻。瑠璃子的确最讨厌自我忍耐了,自我忍耐一点儿也不能给自己带来幸福。为什么非要做法使自己幸福的事呢?

一个男孩子正在饭店后院的游泳池打扫,他朝着晒台上的瑠璃子招了招手。来自玻里尼西亚的可爱的少年。瑠璃子当然也笑着招手,凡是快乐可爱的男人,无论是什么年龄,瑠璃子一概喜欢。

信之好像在说什么,她回身朝房间望去,见他翻了个身,背朝着她,看得见他健康突出的肩胛骨。

在结婚前,她和信之就做过不少次爱了。他们甚至还试过性虐待的花样,尝试过假想的做爱游戏,甚至曾练过把腹部吊起来的体位,有过不少刺激的时光。可是结婚仪式一旦结束,到了夏威夷,昨天晚上上了床,瑠璃子忽然觉得接下来要干的事非常乏味了,顿时没有了情绪。

“我困了,要睡觉了。”

她说完先钻进了被单里,信之吃了一惊,他正端端正正地坐在床上:

“为什么?”

“我困!”

“今天是咱们的初夜呀!”

“坐飞机时间太长太累了。”

“你在飞机里吃完饭,擦了许多美容液后,不是很快就睡着